

1 蛇蝥阿祖

曾菁怡¹

彼工欲暗仔，阮共一包猶未食了的鹹酥雞園佇桌頂，規家伙仔就出門去運動。轉來的時已經暗矣，看著桌頂彼包芳貢貢的鹹酥雞，隨閣感覺枵饞起來，想講來食一下仔啖糝咧，結果今仔共徙振動，幾若隻親像我尾指遐爾大的蛇蝥就對內底趟出來，動作猛掠對四面八方旋去。雖然規个過程干焦幾秒鐘，但是已經造成驚天動地的效果，我彼兩個阿姊吱吱叫的喝咻聲，強欲共厝頂掀開！

蛇蝥敢有遐恐怖？老實講，我對這種蟲豸有淡薄仔佩服。老師捌共阮講過，幾億年前，蛇蝥就佇咧地球生活，算起來會當講是活化石。毋過大多數的人對伊攏無恰意，可能伊紅紅扁扁的外表無真嬌，閣愛無聲無說趟來趟去，兩枝鬚不時都撇咧撇咧，予人毋知伊咧想啥，嘛毋知伊墮落來會有啥物動作。猶閣有一步稜，蛇蝥是會飛的蟲豸，伊無親像蝶仔按呢飛起來若跳舞的仙女，予人看著心情就爽快，顛倒是像呷捋揀的檳榔粕按呢飛來飛去，予人看著就想欲提淺拖仔共馘落來。

阮兜干焦阮彼兩個阿姊驚蛇蝥，對個來講，指頭拇大的蛇蝥敢若是會食人的暴龍，逐甲個無地覘。有一擺阿姊的房間傳來 pin-pin-piàng-piàng 的聲，過無倂久就聽著個哀

爸叫母咧喝：「救人喔！救人喔！」我一下入去個房間，阿娘喂，規个房間若戰場咧！椅仔、桌仔歪膏仰斜，課本、文具掖甲規塗跂，電風嘛毋知予啥物物件撼著，頭煞歪一升。兩個阿姊枕頭摺牢咧待佇眠床頂若釘根咧，目睷睷彼隻佇壁堵的蛇蝥。蛇蝥的翼一下展開，阿姊個就開始吱吱叫，佇眠床頂跳來跳去。

我隨褪一跤淺拖仔，講：「免驚！我來救恁矣！」我共彼隻蛇蝥飛行的路線相準準，按算提淺拖仔共拍落來。毋過伊敢若知影我的心思，逐擺都早一步閃過我的攻擊。我舞甲怦怦喘，彼隻蛇蝥顛倒看著老神在在，敢會是咧對我耀武揚威？

落尾我心肝掠坦橫，相準準就提淺拖仔大力共擊過去，啥人知影，阮二姊哀一下講：「你哪會提淺拖仔共我擊啦？」

¹曾菁(Tsing)怡

2 著獎，趁私奇

鄭昱蘋¹

禮拜日早起時，我咧準備隔轉工上課欲用的鉸刀，頂屨一下開，竟然是規屨的發票。我將遐的發票提起去桌頂，毋知欲按怎處理？阿母看著，叫我共遐的發票提去擲掉。

「欸，遮的發票會使對獎，有錢通領呢！」阿母講：「袂著啦，我對幾若百擺，毋捌著過一擺！」「袂著？抑無，你留遮的發票欲創啥？」「Mh……無定著……會著咧！」

「阿母，無，後擺囡佇屨仔底的發票我來整理，予我來對，啊若有著有獎金，就算是我的私奇喔！」阿母聽煞，行來到我的面頭前對我講：「啊若準予你著一千萬，到時你欲按怎分？」啊你毋是講真歹著？「凡勢你有雞屎運咧！」「好，你免緊張，若準真正著一千萬，我一定予你去領。啊若干焦著兩百、一千的，就算是我的。母親大人，按呢會使袂？」阿母頭頓一下，越頭行轉去伊的房間。

因為政府有規定，發票按開獎彼一日開始算，三個月有效。若超過時間，就算著一千萬嘛無法度領，所以這堆發票，我先照時間來分，便超過半年的攏先擲掉。上尾桌頂賭百外張的發票爾爾，有影是真厚工的工課，繼落來才是緊張的時陣。

我先對手機仔頂面，將頂兩個月著獎的數字寫佇紙面，

才提發票一張一張沓沓仔對。「無著！無著！啊！差一號！閣無著！」對到賭十外張的時，我心內暗唸：「財神爺、土地公，恁著有靈有聖，保庇我著大獎啦！」緊張、緊張，刺激、刺激。這張「0423」？有矣、有矣，我著大獎矣啦！

阿母對房間從出來，「按怎？我有一千萬通買厝矣乎？」我對阿母反白睜，勻勻仔行對伊的面頭前，「阿母，中晝免煮，我請，我著一千箍。」

我共發票先和阿母換一千箍，另工伊才提著獎的發票去換獎金。彼下晝食完啉煞，猶有賭四百箍呢。阿母使目尾叫我共錢充公。「無喔！照呼照行，賭的攏是我的私奇！」

咱去買物件提的發票，千萬毋通當做糞埽共擲掉，無的確一張十箍的發票，就會當予咱著一千萬做好額人喔！

¹鄭昱(Iók)蘋

3 好款？歹款？

張月惠

阿母不時都講我真歹款，有時陣閣講我誠好款，我到底是好款抑是歹款？

自細漢檢采是厝裡的厝查某困，有喙水閣勢司奶的緣故，毋但祧仔內的序大攏真疼我，連阮兜的人嘛攏誠寵倖。譬論講細漢的時陣，我真喙白，阿公定定供體我是歪喙雞閣想欲食好米。講著飯，逐頓都食無半碗，為著欲予我食較濟咧，阿爸就講我若有食一碗飯，就予我一甌汽水。有時陣真正食煞，揣無汽水的時，我閣會張，逐家攏笑阮阿母無抱毋著，因為我真正真勢張。我閣真興食炕肉，逐頓攏愛有肥軟仔肥軟的炕肉，因為精肉會楔佇喙齒縫，所以傷精的我無愛。若是無炕肉我就會 sāi-thái，袂愛食，所以阮兜三頓一定攏有一碗炕肉。毋過我嘛是瘦卑巴，阿公攏副洗講我是瘦狗卸主人。

有一站仔阿公共人做保，倒塌足濟錢。彼个流擺，食飯桌頂干焦青菜、豆腐，上好的就是菜脯卵爾爾，定定都無肉。彼當時我猶細漢，差不多四、五歲，真毋捌代誌，猶原照三頓吵欲食炕肉，阿母就會講：「你著較好款咧，毋食你就去枵腹肚。」

阿公看我毋食飯，會去豬砧共熟似的販仔賒豬肉轉來

予阿母炕。食飯的時，阿公就會夾一塊炕肉予我，順繼講：「Tah！炕肉啦！」我嘛是躑躑食甲足歡喜的，有當時仔肉傷細塊閣會受氣，阿母就講我真歹款。

有一擺我綴阿公去豬砧，頭家看著我，越頭問阿公：「這個就是無炕肉會張無愛食飯彼个困仔喔！」阿公講：「是啊！」頭家共我講：「抑無，你來予阮做困啦！阮兜逐頓攏有炕肉喔，看你欲食佻濟攏會使，予你食免驚的。」我緊共應講：「我才無愛。」這時才知影我愛食炕肉的代誌，規个菜市仔攏知，想起來嘛真厭氣。

轉去厝裡，阿公閣共這件代誌當做笑談講予厝裡的人知，個攏叫我去予賣豬肉的做困，按呢豬肉就會使食迴海，毋免逐頓為著豬肉佇遐欲哭欲啼，我感覺足見笑的。想欲改，閣袂堪得予人涎，橫直見笑罔見笑，炕肉嘛是照食。

這馬我才知影，阿母無論講我好款、歹款，攏毋是好代誌。